



拜德雅
Paideia
卡戎文丛

文字即垃圾

危机之后的文学

白轻 编

米歇尔·福柯 等著 赵子龙 等译

L I T T U R A T U R E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文字即垃圾

危机之后的文学

白 轻 编

米歇尔·福柯 等著 赵子龙 等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字即垃圾：危机之后的文学 / (法) 米歇尔·福柯 (Michel Foucault) 等著；白轻编. —重庆：重庆大学出版社，2016.7 (2016.11 重印)

(拜德雅·卡戎文丛)

ISBN 978-7-5624-9858-2

I. ①文… II. ①米…②白… III. ①文学研究—文集 IV. ①I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5926 号

拜德雅·卡戎文丛

文字即垃圾：危机之后的文学

WENZI JILAJI WEIJI ZHIHOU DE WENXUE

白 轻 编

米歇尔·福柯 等著

赵子龙 等译

策划编辑：任绪军 邹 荣 雷少波

责任编辑：任绪军

责任校对：关德强

书籍设计：山林意造 COBD.cn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：易树平

社址：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

网址：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：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：12.75 字数：265 千 插页：32 开 1 页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9858-2 定价：49.80 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，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，违者必究



拜德雅
Paideia
卡戎文丛

摆渡阅读的创痛

——保罗·策兰

总 序

一个文丛的起源往往是一段无意识的文本聚集的历史。

在写作的漫长漂泊中，过去和未来的文本，已被时间的洪流所席卷，散布于浩瀚书海的各个角落。总有人徜徉于这书海的两岸，拾捡思想的残片，或扬帆远航，追赶写作之余波。这些阅读者、评论者、阐释者，或有某种收藏的癖好，在心中秘密地绘制宝物的地图，以便进行一场无止无尽的文本打捞工作。就这样，他们的冒险再次成为了一部作品，一本回忆录，一座博物馆。那里的每一张纸页，都是被遗忘之物的神秘面容。断片、图谱、蒙太奇、档案……如此之多名字命名的只是同一门古老的艺术。然而，比这记忆的艺术更为古老，且在书物的终结之后继续存在的东西，乃是构成星座的无形之线，造就地貌的深层力量，世代相传的隐秘谱系。或许，正是这些东西在被挖掘的文本发出召唤之前，让它们以一种若即若离的方式，发生了聚集。而今天所谓的“文丛”的使命，不过是探索那一次次聚集的未知的边界罢了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文丛代表了边界的生产和开拓：不仅是划界的行为，更是极限的运动。它要求从界限的一边越向另

一边，从此岸到达彼岸。

卡戎就诞生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这场越渡。

但卡戎是谁？摆渡者。摆渡什么？来自别处的理论，怪异的思想。为什么摆渡？因为总有一个声音持续而急切地要求着它：“带我过这急流”（Fahr mich durch die Schnellen）。可这声音属于谁？属于语言本身。它是什么样的？或许是最诡异的；无疑是最为切心的私语，一个难以言说的秘密，同时又被他者所持有，飘于查不可知的外部；总在夜里悄悄地袭来，如同一个亡魂。亡魂？是的，摆渡发生在一个被诅咒了的边界，它所携带的正是灵薄的语言，第三类语言。这里难免会有危险？是的，会有迷津和船难，但请相信卡戎，相信其眼中之火会照亮前头。可没有赫拉克勒斯的神力，又如何摆渡呢？一桨一棹，一笔一划，唯有漫漫的劳作，这是书的命运。

诚然，一个时代总有它的读物。卡戎之书所怀有的欲望，绝不只是被这个健忘的时代阅读。这不是说书以某种超越时间的方式谋求永生（永生的幻觉由来已久，但火焰见证了它的破灭），相反，书总必须准备好面对它的缺席，把自身化为踪迹的速朽。然而，踪迹的消失里仍有一丝不可抹除的剩余，速朽的记忆里或有一个飘荡的回音，那恰恰是书留下的问题。在根本上，每一本书都是名副其实的问题之书。卡戎之书必将携着问题到来，通过一次次的摆渡，发起对边界的追问，而如此的追问，乃是思的虔诚。

白 轻

2015年9月

编选说明

在 *littérature* 而非 *littérature* 的题铭下，在“把文字化作垃圾”的时刻，本书尝试开启一次冒险，一场旅程。它将沿着法国理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留下的痕迹，追溯一系列关乎文学本身的问题。萨特的经典之作《文学是什么？》或许已用一种最为激烈而又醒目的方式，把文学之存在引入了理论反思和争论的中心，由此产生的文学之意识不容忽视，即便他的声音已在今日的语境里变得微弱了许多。这是本书的隐秘源头，也是这涂抹地上被掩盖乃至模糊不清的话语之一。但另一方面，话语的缺失也暗示了“介入”的概念并非踏入此意识领域的唯一路径。遗留的线索是众多甚至纷杂的。而本书无力也无意呈现一段哪怕短暂的思想演变的历史，更不用说某一阶段的理论之全貌了。在法国理论逐渐为人熟知的今天，对各流派和学说门下可能存在的文学之思做一番整理和补充，并非本书的首要任务，何况它不得不避开对文本的重复性选择，与一些或许重要的人物失之交臂了。相反，它所标记的每一个瞬间，是为了让读者在复燃的阅读之欲望中，寻找对

文学说话的另类可能。那样的可能，首先源于德国浪漫派以来哲学与文学的无比亲密的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本书选录的绝大部分作者本身即是著名的哲学家，尤其是从战后结构主义的思潮中涌现出来的哲学家。他们口中的文学，总已经和别的思想资源（符号学、精神分析、马克思主义、解构主义……）紧密地交织起来，文学不再仅仅围绕写作和阅读展开，文学也是语言的喃喃、逃逸的路线和疯癫的舞台，它面对的不是墨笔或白纸，而是牛角、裸体，它既是重复和生产，也是责任和判断，它既诗意地虚构想象，也科学地论证推理，它关乎恐怖、关乎幸福、关乎真理……它关乎一切。而这一切的碎片，作为文字，作为垃圾，紧随着超现实主义的狂飙，就在无可救药的危机之后。

摆渡者

赵子龙 1984年生，现为巴黎四大硕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为19世纪法国文学，出于个人兴趣翻译法国当代哲学家的文章。

聂世昌 1990年生，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在读，研究兴趣为西方当代理论。

尉光吉 1990年生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，出版有《不可言明的共通体》（与夏可君合译）、《内在体验》等译著。

潘 赫 1985年生，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与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院，现为沈阳失败书店店主。

张 凯 1985 年生，现工作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，在站博士后，研究方向为法国哲学、文化研究、空间研究等。

王立秋 1986 年生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系政治思想专业博士生，出版有《潜能》（与严和来等合译）等译著。

李新雨 1984 年生，精神分析的爱好者与实践者，曾翻译多篇拉康派精神分析专业文献，目前主要从事精神分析的理论探索与临床实践工作，出版有《导读拉康》、《导读弗洛伊德》等译著。

俞盛宙 1987 年生，现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博士研究生，倾心法国哲学及当代哲学前沿问题，现从事拉康研究。

张霖源 1986 年生，四川峨眉人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，现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，主要研究方向是视觉文化与艺术批评。

清 宁 1981 年生，孔子第 71 代孙，现居哈尔滨，熟悉西方现当代文学、比较文学、当代法国哲学等学科脉络及文本，一生的兴趣是在多学科之间游走、穿梭、采摘。

高 薪 1989 年生，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，研究方向为美学、艺术史与艺术理论。

张驭茜 1987 年生，现任教于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，研究兴趣为法国文学和西方文艺理论。

林云柯 1987 年生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在读，研究方向为分析哲学与西方文艺理论，曾在《艺术时代》、《新知》、《上海艺术评论》和《新美术》等刊物上发表评论和译文数篇。

刘冰菁 1990 年生，姑苏人氏，2012 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，现为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，目前在巴黎一大交流访学，研究方向是法国当代哲学，出版有《海德格尔：纳粹主义、女人和哲学》等译著。

目 录

文学的危机	1
罗歇·凯卢瓦 文 赵子龙 译	
文学中的恐怖	5
让·波朗 文 聂世昌 译	
文学如何可能?	29
莫里斯·布朗肖 文 尉光吉 译	
论作为斗牛术的文学	43
米歇尔·莱里斯 文 潘 赫 译	
幸福、情色与文学	57
乔治·巴塔耶 文 尉光吉 译	
文学与语言	81
米歇尔·福柯 文 尉光吉 张 凯 译	
从科学到文学	131
罗兰·巴特 文 王立秋 译	
文字涂抹地	143
雅克·拉康 文 李新雨 译	

逃逸的文学	181
吉尔·德勒兹文 张 凯译	
文学的观念	203
茨维坦·托多罗夫文 俞盛宙译	
文学之物	223
肖萨娜·费尔曼文 张霖源译	
文学与精密科学	265
米歇尔·塞尔文 清 宁译	
为了一种文学再生产的理论	323
皮埃尔·马舍雷文 高 薪译	
论文学共产主义	341
让-吕克·南希文 张馥茜译	
文学思想之思	361
茱莉娅·克里斯蒂娃文 林云柯译	
文学在思考什么?	385
阿兰·巴迪欧文 刘冰菁译	

文学的危机

罗歇·凯卢瓦 文 赵子龙 译

罗歇·凯卢瓦（Roger Caillois，1913—1978），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，年轻时曾与乔治·巴塔耶等人一道影响了超现实主义先锋派，后向法国引介了博尔赫斯等南美作家，一生著有大量文论作品集，获选法兰西学院院士。

本文原题 *Crise de la littérature*，发表于1935年，收入凯卢瓦批评布勒东的小册子《艺术的认知过程》（*Procès intellectuel de l'art*）。

我们无可否认，在今天的青年当中，文学陷入了一场危机。最聪颖的人关心政治和哲学，因而远离这项活动。如果说最聪颖的人所要的也最多，那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选择背后的动机。

首先，今天这个时代因政治、经济和社会问题，一直处于动荡的边缘，所以我们毫无诧异地看到，有些人把文学当作一种过于天真的消遣，认为它绝对不合时宜。这些人很可能没有认识到文学的崇高追求。而另一些人，尽管清楚文学的诉求，也认为文学没有手段实现其诉求，进而转至某些更严谨、更可靠的学科。

当然，青年政治理论家、青年哲学家都是从来就有的。而现今的关键是，有一些人从任何角度看本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，或追求文学事业，却委身于以上这类事务。结果就是，最后那些成果不再值得我们深思细想。战后年轻人所写的书，只显露出作者的单纯，明显缺少必要的驱动。

必要这个词很是关键：看起来，艺术正因为一种内在的必要，才落入了今天这样令人惋惜的境地。慢慢地，艺术自命为开拓认知的特殊途径，进而自信地做出一些虽称不上玄虚的（*métaphysique*），却越加投机的探索，不再加任何的预备和防卫。这与其他因素一道，导致艺术质疑自身的信仰，得出消极的回答。大体上，这就是自马拉美至达达主义以来的观念演变过程，而兰波在其中找到了捷径。

诗歌便因此被困。有人为了拯救诗歌，将它看作一种语言练习（*exercice*），认为它只比翻译希腊文或演习代数较高等一些（在那个伟大年代，这也是保罗·瓦莱里的看法，只是今不如昔……），或将它看作一种技法（*technique*），用来

探索潜意识（超现实主义曾有这种姿态，经常混同诗歌与自动编排的文本）。“诗歌”一词所附的名望，已抵挡不住一种批评：有人看到，诗中过多地带有各种激情不得酬报的感伤絮语。这些人认为，更应该隔绝诗歌活动。我们只有在脆弱时，才有能力来赞颂美。在这种紧张局面下，我们需要一种更丰盈的给养，它无疑就是科学，只是，我们不能在经验性的想象中，无可自拔地追随那些在意识的门外徘徊的迷人问题，因为科学对其不能很好地探讨或根本无以探讨。然而，我们会毫无迟疑地将科学方法应用到艺术领域，因为在我们看来，尤其对于艺术，科学的严谨更为重要。

直到最近，音、形、色的造型（plastique），以及它的韵律与协调两方面，一直被看作艺术最不可分析的部分。而现在，它可被看作一种简单的形式构造，得到简化，不再关键。无论如何，它不会超出各种自然现象，因此不需任何多余的阐释。所以说，是同样的数学比例，主宰了大多海洋生物的形态，和一座碑、一幅画的视觉比例。是同样的法则（不对称是现象发生的条件，对称是现象的停止），决定了化学反应的样态、晶体的形成，和一首诗、一首乐曲的韵律。我们可以说，纯科学，轻易地吸收了纯艺术。

但我们不能把科学用于艺术的不纯性，用于艺术的想象性内容：对于这类“研究主题”，人们已经在各处予以压制。尽管如此，在兰波之后，我们必须对他想法的混乱放弃一切恭敬的态度。想象力不会像一个被带上前的主犯那样轻易坦白，即使饱受悔恨的折磨。无论如何，它的坦白对象，不是那些痴迷它的人，而是压制它的人。因此，它必须接受审问。